

雷加文集

第四卷

1217.2
L23a
4

校外
增加

贈書

北京出版社



A1016784



1981 年在延安杨家岭，1939 年作者曾在此窑洞住。



1956 年，在匈牙利参观少年宫。



延安老同志珠江三角洲之行。

（李清泉、艾青、冯牧、欧阳山、鲁藜、田间、雷加、严辰、速斐等）



2000年，参观中国现代文学馆。

第四卷总目

报告文学

国际友人白求恩	(1)
王冠的宝石	(7)
游击大队长	(13)
黎明曲	(23)
黄河晚歌	(55)
女计量工	(59)
卡一霞	(71)
玉门人	(79)
一张地质图	(87)
向纬度挑战	(93)
七个和一个	(96)
同屋人	(108)
命名的传说	(116)
工地早晨	(122)
桃汛	(129)
严峻的时刻	(134)
神门河之战	

——三门峡截流小记	(139)
刘家峡截流记	(158)
黄水谣	(173)

人物特写

泥土的气息	
——忆柳青	(185)
为了未来	
——记丁玲	(197)
“忘我”的沉思	
——忆吴伯箫	(210)
南来雁	
——忆烈士张露萍	(221)
大漠雷声	
——艾思奇印象记	(229)
相聚又相随	(242)
我和闻捷	(251)
临终前一刻	
——舒群和陈企霞	(253)
相识在七十年代	
——悼念李文瑞同志	(257)
水的因缘	
——读菡子《重逢日记》	(260)
为了追求	(266)
迎着时代走来	
——马加创作生活祝词	(269)
寻找自己	

——读王家斌《百年海狼》	(271)
这一代人	
——曾克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	(273)
一面旗帜下	
——在崔璇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	(275)
海员朱宝庭	(279)
匈捷访问记	(383)

报告文学

国际友人白求恩

—

门外站着一匹剽悍的骏马，它注视着每个走进会场的人。我心里想：这匹骏马的主人是谁呢？

这次会议是在五台山上大庙里举行的。在无人的高山之上，庙里的装饰显得越发富丽堂皇，就是那些盛点心的瓷器，也有一些过分讲究。出席会议的人，却是个个灰布军装，军装上有汗迹，有泥土，有战火的烟气。在会议之前他们谈的，也尽是前方的战斗和后方的生产消息。

“这是阜平县的县长，北大的学生……”一位记者向我介绍身旁那个矮胖、圆脸盘的人。这位县长的确很年轻，手上拿着一只弯柄烟斗。我也拿着烟斗，然而并没有妨碍我同这位县长握手。

“你有一个很好的烟斗。”他注意到我的直柄烟斗，立刻这样说。前方的人，差不多都像他这样直爽，并且，这也说明了各种日用品，差不多都是后方的比前方好些。我说：

“可是我倒喜欢你那弯柄的。”

于是我和县长为了友谊交换了我们的烟斗。

使我惊奇的是：他现在已不是什么县长了，不久之前，把他调来做翻译工作。更使我惊奇的是：在我们旁边的那个加拿大人，就是美国三大名医之一白求恩同志，自然他就是那匹强悍的战马的主人。他是刚从西班牙前线上来到中国前线上的。我注视着他那双炯灼的眼睛，想要看出他是不是还在留恋着西班牙？也许正像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那样，这一对受苦受难的弟兄，对他来说怎么能够有所区别呢！

当时，白求恩同志躺在一张躺椅里，一只腿架在另一只腿上。他的腿很长，旅行皮靴又宽又大。他吃着从平型关战斗中缴获来的饼干，只是他的手常常为了讲话，捏住一角就停住了。他的第一句话是：

“我是以冀察晋边区卫生顾问的资格……”

无疑地，这个资格使他感到骄傲。加上“卫生顾问”四个字，也表示了他的谦虚。他说这话的时候，嘴角上浮着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其中包含了他对整个边区武装力量的卫生工作做出了庄严的保证，并且为了这个工作，他又是一个艰巨的创业者。他的面前有着各种各样的困难。这些困难有时是难以想象的和难以克服的。

他曾这样说过：“全边区没有一点补剂，没有一点施行手术时所必需的吗啡。探条是用铁丝做的。铁片代替了钳子，锯骨和伐树又是用了同一个锯。想想看，四个分区仅有的一个手术囊，还是我从西班牙带来的，并且，它是用抽签的办法分配的……”

这些困难是真实的，这些克服困难的办法也是真实的。所以当 he 叙说这些困难时，他的眼睛不由得闪着胜利的光彩。

他对后方，也同样关心。散会之前，他还特别找了 we 团里的两位女同志，亲自了解了后方的情况。

这两位女同志，对这次荣幸的会晤是终身难忘的。她们由

会客室的门里走出来，红晕的面色同她们手中的礼品——两朵红色的月季花一样。那时正是深秋的黄昏时光。

二

临时组成的前方工作团所去的方向，和伤兵的担架相反。我们要经过××，到达正在激战着的柏兰镇一带。

××是距柏兰镇不远的一个小村庄。在村庄中心大路一旁，便是白求恩博士一手创立起来的国际和平医院。

国际和平医院早已处在敌人的炮火圈里了。在它的门口，沿着那条大路排满了担架的队伍。担架上盖着灰毯子，或是血迹模糊的衣衫。伤员的呻吟声，仿佛召唤所有的担架向这里集中。事实上，所有的担架都集中在这里了。抬担架的人，那些在战勤工作中表现了英勇精神的老百姓们，这时围在村公所临时办公桌的周围，抢着办理登记手续。

我见过的那位“县长”同志，正站在门口，用手扶住一位因迈门坎显得非常吃力的伤员。这是一个不大的院子，靠近门口，摆着一个手术台。手术台虽然是用木板拼成的，上面蒙着的布单再白没有了。再里面有一个药柜，上面放满了医药用品。一条小小的阴沟，早为渗着血迹的药棉、药布塞满了，可是砖地上却像刚刚用酒精洗过一样。可以看出来，很久以前手术就在一直不断地进行着。

白求恩大夫轻轻地捶着自己的腰部。他因为十分疲劳，才刚刚直起身子站起来。他的头发和他的短髭，都是灰白色的，他的眼睛迎着太阳，闪闪放光。他穿着一条灰布军裤，在一件短袖衬衣外面，系着一条没有武装带的宽皮带。这一天，他穿着一双草鞋。在他的脚前，躺着一个刚施行过手术以后，处于安适状态的年轻伤员。

接着又抬来一个伤员，他默默地对我打着招呼。“县长”同志也是一面工作着，一面招呼我。

迎面墙上挂着一幅白布，这时有许多人走过来围住白求恩大夫。“县长”同志是这样对我解释的。他说每逢抬来一个新的伤员，白求恩大夫必定要他的助手们，很快地说出他们对这个伤员的治疗方案。如果白求恩大夫同意了这个方案，助手们必须立刻施行手术。如果他不同意这个方案，他就用红蓝铅笔在白布上画出伤员的血管筋络详图，说出自己的治疗部位和方法。

这些得到实践教育的助手们，就是我在各个分区常常遇见的那些卫生部长和医院主任们。

“县长”同志同时对我说道：

“这个老人非常严厉，常常责备那些因疏忽造成错误的人，但是过后，他又会找这些人到他的房子里，第一句话要求原谅他的坏脾气，然后又仔细认真地研究当时发生的问题。”

我走出来以后，在街角的担架前面，听见了两个挨近的伤员在对话。

一个说：“有了白大夫，我受了伤一点也不怕……”

另一个说：“有白大夫在，叫我带着伤口去冲锋也行。”

仿佛整个部队都在敬爱白求恩大夫。除了信任白求恩大夫的高明的医术之外，还信任他那高贵的责任心和国际主义的精神。白求恩大夫曾经提出：“我们要到伤员那里去，不要等伤员来找我们！”白求恩大夫还把老百姓慰劳他的鸡蛋，分给伤员吃，还把同样少数的津贴，送给伤员零用。他也曾为了救治一个流血过多的伤员，输出了自己的血。

这种高贵的牺牲精神，感动了“县长”同志，感动了他的助手们，也感动了当地的村长和所有的居民。他们立刻组成了一个输血队，提出“用自己的血救护重伤员”这个口号。

三

几个月以后，五台已经粉碎了敌人的九路围攻，冀中军区为了坚持平原抗日游击根据地，展开血战的时候，我又回到了五台。那是一九三九年的春天。

军区军事会议刚刚结束。聚餐时，一张饭桌设在附近小学校里。我又幸运地和“县长”同志会面了。他一面握着我的手，一面举起交换过的那只烟斗。为了我们的友谊，我们又握起手来。

饭桌上空着一个位置，这使我惊奇起来。“县长”同志告诉我，白求恩同志正在隔壁的教室里休息，因为他连夜筹备过铁路的装备，过于疲劳了。

“怎么？你们要到冀中去？”我吃惊地问。

“这是白求恩同志坚持要去的。他说抗日战士再多，若是只擦了一点皮就得死掉，还能打胜鬼子吗？这是他坚持要去的理由，谁也不能在这一点上，说服这位老人。”“县长”同志又低声对我说道，“司令员对于他的行动，也提过一些意见呢！本来西班牙和中国不同，再说五台和冀中的环境也不同。在平原上一天要转移几次，这些医药驮子就不方便，但是白求恩同志无论如何要去……”

我们从窗玻璃上，看见他起身了。因为刚刚睡醒，精神还不大集中，有点散涣的样子。

他披着一件缴获来的皮大衣，走来坐在他的座位上。他顺着桌面，挨个望着。当他望到我的时候，“县长”同志想要替我介绍，但他点着头，表示他还认识我。我惊奇地想：“千百个伤员，经过他的手术台，他也许记得。我只是他见过面的千万个之中的一个，难道他也记得吗？”

他很喜爱中国酒，但是他并不多喝。他在许多菜碟里只吃摆在面前的那碟青果。为了他的缘故，又端来了两碟青果。直到聚餐完了，他都在疲倦地沉默着，嘶嘶地吮着酒杯，慢慢地咬着青果。

我是刚从冀中军区回来的。在那里我看见了残酷的斗争，我会见了无数个刚由火线上下来的斗志昂扬的战士们。他们由这个村子转移到另一个村子，为了追击敌人，饭也顾不上吃。他们可以三天不吃饭，三天不睡觉，为的是对于住在邻村（有时只隔五里路）的敌人，一时一刻也不能失去警惕。正是为了这个，白求恩同志才怀着坚强的信心，走向需要他的火线上。我无论如何描绘不出当时在座的人的感激的心情。

终于，噩耗传来，这位国际主义战士，与中国士兵一起牺牲在那神圣的手术台上了。

我记得他给×××旅一位参谋长不得不割去一只手臂的时候，极为伤心。他曾给旅长写过这样一封信，信上开头是：“中国共产党交给八路军的，不是什么精良的武器，而是那些最珍贵的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干部……”他对于不好好爱护干部的旅长，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他自己不是被认为千千万万抗日战士的“救星”（伤员们这样称呼他的）吗？他自己不是更加应该爱护自己吗？

但是敢于这样忍心来责备他的，一个也没有。因为他正是为了急救无数个伤员之中的一个，感染了毒菌，在正义神座面前光荣牺牲了的。

（1938年）

王冠的宝石

——献给×大队的指战员们

秋收时的太阳，骄意地斜射着。大地羞色地袒露出刈毛的羔羊般的面孔。干燥芬芳的气息轻快地追逐着农民的笑颜。——晋察冀边区的第一年的丰足秋收。

强盗们惯于利用任何有利的时机。这次，它们不但蓄意抢掠我们的秋收，还想对屡次给它们以最大创伤的渐趋坚强的抗日根据地以可能的摧毁。被敌盘据之孟县城里的街长（属于伪组织之一种）也早已向我×大队报告过敌人的这种企图了。

新任的×大队队长想给敌人以无情地打击，要沿路埋设地雷，为了侦察地形，他们一早就出发了。同去的有政治委员，那天是九月廿四日。

但是他们出发还不到两个钟头就打回电话来说：进攻的敌人的前哨已与我军军士哨打响了。

×大队在全边区的纪律检查上，得过“经得战时准备”的好评，他们时时准备和敌人火拼，并不限于这次；何况，他们战线的布防，火力配备，在上次敌人进攻时已试过一次，其缺点和不符实际的弱点都等这次来弥补。

他们用突击的速度占领了几个制高点，其中的一个在最前端，并且是孤立着的，如同堵在海口上的岛屿。王参谋长曾这样说过：“敌人也看出了小独头的险要，他们上次进攻上社时，就先夺取了这个山头，叫我们吃了一次小亏。这也要得，不

然，我们不能每天都在小独头放一个军士哨，要不也就不能在三四千敌人进攻之下只是一个军士哨就守住了这个险要的地方，再说还是那么从容不迫的。”

敌人不知为什么放弃了小独头，开始将行进中的四路纵队散开，一直逼近我们射程的最近处。炮弹由他们背后抛到我们的阵地上，像风吹落的烂柿子。枪声丝——丝——，比布纹还密。他们在密集的火力掩护下，扑向我们的山头。先是用千数人向西山硬冲，黑鸦鸦的一片，吆喝着，挤压着，攀石抓土地向上爬。但当最先头的喊起：“反共灭蒋——愿意做官享乐的过来……”（由此断定他是伪军，并且伪军还不少）还不等煞尾，就见他四脚朝天地向后倒下，接着手榴弹的轰响，将百余米内的几十人完全毁掉。

除了踏过的石块有些滚动之外，山头依然不动，仍在我军手中。

与这同时，正面也有千数人向前冲，他们躬着腰，企图将两肩也塞进钢盔似的低下头，踏着碎步跑来。他们又是那样互相警觉着，只要身边有两个人倒下，转身便跑。这样在百米射程内反复了几次，跑回来跑回去像笼中鼠一样可笑。然而我们的正面只有一排人，看样子如有一班人也足够。

靠近××村的山头是第一连的防地，在××连与小独头之间，××连占据了更高的地势，对过东山上又高踞着我们××连的弟兄。当我们三面夹击的火力像铁筒一般地围着敌人的时候，他们颓然低下了头，像包围中之敌那样等待着自己的命运。

零落的枪声继续着，混杂的低语汇成的声浪的洪流，时起时落。敌人在仿佛跑马场一般大小的平地上开始向东慢慢移动，好像要做一次什么新的尝试。

东山前土岗上静卧着一排人，那是属于××连的前卫部

队，××连的主力便在后面的横山上，他们互相毗连，如同前胸和头颈似的。这排人一直在观望着，好像打仗是别人的事。

排长是个老战士，在每次战斗中他都会获得新的荣誉，我想所以单把这排人派做前卫的，应归于排长的光荣。他的名字叫赵凤祥，三十岁上下，一个在北平早晨常见的提鸟笼的面孔，好像他不但熟悉人间事，还同样洞悉鸟类世界，充分表现了平淡的和蔼。他在战场上以身作则地告诉弟兄们该怎样勇敢和镇静，同样在平时还会教弟兄怎样炒米和补袜底。对他的名字伸出了大拇指，他的热腾的血滴也将是×大队王冠上宝石之一。

敌人向东移动，吸引了这排人的视线，他们怀着看钱塘江湖的心情等待着。右翼的某班长忽然一声疾呼：

“日本弟兄们掉转枪，打倒日本法西斯蒂！”

左翼也有人像呼应似的进出了刚学过不久还不甚顺口的日语口号：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喊声好像发挥了效力，敌人停止了一下，又在缓缓地移动。然而事后的检讨告诉我们：正是因为我们左右两翼的呼喊暴露了自己的兵力，才招来了敌人的猛烈的进攻。

敌人静止了十分钟，然后集中炮火掩护，用两连人开始向我们冲锋了。在这里与其说敌人顽强和其兵士的勇敢，莫如说我们的兵力与他们数倍以上的兵力，我们的火力与他们数十倍以上的火力的显明的对比，壮了他们的胆子。

排长赵凤祥扬起眉毛，在告诉弟兄们准备起来。他们最有信心的准备是，一方面要在密集的炮火下一动不动，一方面要顶子弹上膛，要将手榴弹握在手中，这之间还要尽可能地来减小自己的目标，而且在百米之内发现自己所要狙击的第一个敌人。

敌人像羊群似的向上推进，在突然阴暗下去的云雾下面，钢盔如同潭里的荷叶似地浮动，前端的几排人在我们准确地手榴弹的尘烟中倒下，使后面的人迟疑一下，才又越过挣扎着的尸首继续前进。

我们的火力制止不住敌人的进攻。敌人虽然一批一批地倒下去，然而由这个石堆到那个石堆的前进是继续着的。最后，敌人已经非常逼近。

指导员在不利的情况下是有撤退部队保全实力的权力的。他是这个战斗的唯一的上级，所以他的撤退命令风一般地传遍了每个战斗员。他们迅速地由各个位置爬下去，准备通过两山之间的鞍部，与背后冲上山的主力会合。如若我们能坚持这较高的阵地，即使敌人占领了我们放弃的土岭也毫无用处。

但是撤退的动作使赵凤祥惊惶了，他焦急地前顾后瞻。前面一百米的敌人以浪涌的姿态向上挺进，而身后的坡面却有二百米远，即使我们下山的速度能比登山快上几分之几，但当我們用了最大速度通过鞍部爬上横山的山坡时，敌人正好在占领的土岭上用斜射的角度向我们齐射。

由他背后响起了急迫的吼声，吆喝他赶快退下。这时留在山头上的只有他一个人了，但他的决心定了，他自言自语道：“我退下去也是死，不退也是死。”他回头望了一下接着说：“就这样，我这十排子弹和两颗手榴弹也许能掩护弟兄们好好地退下去！”

一股民族英雄至上的微笑溜进他的嘴角，使他变得更加镇静起来。

他透过石缝望出去，对着敌人最密集的部分掷去一颗手榴弹，使他们后退了几步。不到一分钟，他的第二颗手榴弹又掷下去。一阵静寂压迫着他，他开始握起在孟县附近游击中得来的三八式枪准备着。

这样他在五十米之内准确地射倒了冲上来的一个、两个，到第五个的时候，他感觉好像一根血管要迸裂了，右手臂近于麻木似的沉重起来。然而，他的背后，刚刚由他的身边退下去的那一排人已经登上了第二个山头，在向敌人突然放出第一枪。这无异于信号，好像说：“退下来吧！我们现在来掩护你！”

于是十几年来来的战斗经验使他像猫儿似的溜下来，接着他听见了由他的头上飞到土岭上的我方密密的弹雨。他惭愧着——几乎在数着为他而放过的每一颗子弹。他分明记得平时他常常训诫弟兄们不要浪费枪子儿的话。

直到他安全地回到自己的排所占领的阵地，敌人虽已抢上了土岭，但在我方火力下远不能安放他们的机关枪，所以当他爬上山坡时只有几颗步枪子弹追踪着他，没有损及他的一根毫毛。

他的汗水流下来，平卧在他身旁的那个前两个月还是一个农民的青年战士，望着他那如鸟翼的眉毛问：

“你曾经干过这套玩艺儿吧！蛮漂亮的。”

这时敌人将小钢炮又对准我们的新阵地轰击，同时土岭上的敌人也未停止，一直冲下鞍部，准备再进攻我们的新阵地。但是这次，我们的优越火力很容易地控制了它们的活动，就是说冲下鞍部的敌人被我们由上而下的火力压得头都不能抬一抬。

如此支持到下午五点钟。

正面的敌人因为我们已把警戒××村的×连调转来，所以他们想正面突破的计划在几次试验之后也归于失败。

这是稀有的战斗，居然以几连的兵力守住了几个山头，像铁城钢壁似的连接起来，抵住了敌人的每一秒钟都在轰响着的炮火。